

新、马、汶、华校教育外纪

傳燈錄

邱新民著

胜友书局出版

新、馬、汶、華校教育外紀

傳燈錄

邱新民著

勝友書局出版

出版：勝友書局
發行：SENG YEW BOOK STORE
Blk 231, Bain Street #01-15/17,
Bras Basah Complex, 百勝樓(书城)
S'pore 0718. Tel: 3374653

統一編號：SY: 01-207
日期：8/86
定價：S\$5.80 M\$6.80

作者简介



作者毕业于中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南开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教育。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曾任昆明师范学院、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兼任南洋大学历史学系、新加坡大学教育学院讲师、马来亚柔佛居銮中华中学、新加坡中正中学总校、汶莱马来奕中华中学等校校长。工余从事田野工作，退休后乃继续学术探讨，颇有著作。已出版行世的有：

1. 英伦教育概说 （青年书局）
2. 金沙江风物外纪 （青年书局）
3. 小学中国语文教学十讲（青年书局）
4. 马来亚史前史 （青年书局）
5. 东南亚古代史地论丛 （南洋学会）
6. 苏东坡 （惠安公会）
7. 诗人杜甫 （真善美出版有限公司）
8. 文苑余话 （香港出版有限公司）
9. 难念的经 （万里书局）
10. 北婆罗洲采风采 （教育出版社）
11. 新加坡宗教文化 （星洲·南洋出版部）

12. 新加坡先驱人物第一辑 (南洋商报)
13. 新加坡先驱人物第二辑 (星洲·南洋出版部)
14. 新加坡先驱人物第三辑 (星洲·南洋出版部)
15. 新加坡寻根 (理想印刷品公司)
16. 蜘蛛诗集 (乐华印务公司)
17. 儒家思想新篇 (第一出版社)
18. 饮情食趣 (白鸽出版社)
19. 东南亚文化交通史 (文学书屋)
20. 艰难的行程 (文学书屋)
21. 传灯录 (胜友书局)

前言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查良钊教授前往印度，途经新加坡，来看我夫妇，那时我是新加坡中正中学总校校长。我带他参观总校后，坐在“竹林”下的云石椅上小憩，他握紧我的手道：“你是有收获了”。我说教育工作者“但问耕耘”，但如能看到耕耘后的成就，心情是愉快的。他点头称是，便抄录他於1949年写的《赤子吟》给我做纪念。

孩子头，孩子头
有颗赤子心
走遍天涯不知愁
尽所能，取所需
凭着赤子心
为人群服务何所愁
不怨天，不尤人
发挥赤子心
教教学学何须忧
既不愁，亦不忧
保我赤子心
观化乐天更何求
好个赤子心，给人仿佛回到婴儿那里去。这不就是老

聃的“复归於真”吗？老子道德经第廿八章所说的，可引作为《赤子心》的注脚，也可作为教育理论的根据。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於婴儿。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於无极。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於朴。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刈。

查师毕生以《赤子心》从事教育工作，跟学生相处得很好。我与弗特结褵，他是弗特的主婚人。我们於1948年离开昆明，他赠我们一帧他与师母合照相片，还亲笔写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1975年春我退休后，去台北就医，查师殷殷敦嘱我写些从教的经验，那时我正在探讨东南亚史上若干问题，一时不能兼顾，直到我把《东南亚文化交通史》的稿交了，才仿《赤子吟》意，寄调《苏幕遮》填一阕词道：

孩子头，一颗心，走尽天涯，生活不知愁，尽所能而取所需，服务人群更履践真理，得自由，不怨天，胡为尤人，教教学学，蒙古包与中正湖，知识宝库，任我时浸濡。

便遵循查师的意思，动笔写些教教学学的纪录。我所写的，都是新、马、汶的教育工作，而在回新加坡之前，还有一段断断续续的教育工作，为衔接起见，就在这里略述一二，作为交代。

我於1934年因世界不景气辍学，离开厦门大学，返新加坡在南驳船码头当一名劳工，一个月后又回中国，刚是学校秋季始业开学时节，受聘任女子职业学校教导主任，女弟子们跟我差不多大，成群来拜访，虽然受宠若惊，但我既天真又太嫩，三天就辞职。转任昭昧国学讲习所体育教员，学生都比我大，我快快乐乐做了两个月老师，跟那些进士、举人、贡生、监生等学究在一起，获益不少，可是大家都拿不到薪水，我自告奋勇，打抱不平，找所长理论，三言两语不合，就责以不是，薪水还是拿不到，便愤而辞职。转任新隅学校训育主任，不到三个月，历经三间学校，要说经验，就是三日京兆，不安於位，不是我愿意这么做，都是被逼迫的。子华子说：“六欲七情，咸得其宜，谓之全生；六欲七情，不得其宜，谓之逼生，逼生不如死”，我是在“逼生”下不安於位。如说这是从教的起始，那已有五十年了。

因为我不能“外圆”，只做到“内方”，只好到处漂泊流浪，做过大兵、记者、小贩、教师、挑夫、和尚等，辗转到1941年参加统考，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北大、南开）攻读，重新做学生，立志要安定下来，把书读完再作道理。那里晓得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为了生活，只好半工半读，先后任昆明市立中学、云端中学、建设中学、南菁中学、龙渊中学教职，才挨完四年大学课程。毕业后，任昆明师范学院讲师，说来也满四十年了。

1948年我偕妻刘瑜回新加坡 从事教育工作以至退

休，而且退而不休，继续教教学学写写。在任教期间，先后任中正中学总校教职，柔佛居銮中华中学校长，转任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讲师，兼任南洋大学历史系讲师，新加坡大学教育学院讲师，转任新加坡中正中学总校校长。退休后从事田野工作，又任汶莱马来奕中华中学校长。过程中的经验和感受各异，不便归纳分类叙述，为执着各具的特徵，依序就所作所感平铺直叙。其中我与中正中学的关系较密切，工作较艰辛，所做的事情也较多。而三任校长任内都建新校舍，师资训练学院所做迥异，不论从那一角度说，都以我为中心叙述，是我的经验谈。

数十年来的教育工作，满肚子辛酸泪，跌、扛、打备尝，但我的心情是愉快的，正如查师所说的“观化乐天更何求”？

数十年平平淡淡过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功，只有一撮经验，兴之所之，执笔写写，其中一部分以骆驼名，在星洲日报文化版刊登，称做《传灯录》，另一部分在南洋星洲联合早报教育版，以罗者、萧樵、劳马、朱飞、博士、木林森、土堤、一是、羽公等名刊载，其他部分，有的载於毕业刊中。我觉得《传灯录》这名称颇有意思，合“孩子头，一颗心”的调调，在教育工作上，我是献出一颗心，贯澈始终，所有的经验谈，如有可取之处，无异是传播光明，有如“传灯”，便摭拾作为篇名。

所写的篇杂，写写停停，断断续续，没有统绪，算不了教育大论，只是曾发生那么一回事。但兴念及华文教育的不景气，有辑录在一起的必要，或可为华文教育动态之

一资料，不揣谫陋献丑了。篇杂中有些刊登过而不适用，通通抽起来，合并写一篇“伐荆斩棘”，还有可怕的学校、不合格与合格学校、教育环境的设计、科学工艺大厦、中正的儿女诸篇，都草就了，而没有版位未克登载，为了完篇，一并编入。



謹以此作紀念先師查良釗教授及師母。

目 录

我不喊穷	1
蒙古色与中正湖	8
寄宿生	15
落选班	21
敌人与朋友	28
需要鼓励 and 爱护	34
明升暗降	41
本性可移	46
用其所长	52
伐荆斩棘——建校外一章	58
教书生活感受	73
孺子可教	78
“翰林院”的南郭先生	84
视学中学习	93
磨勘教学外纪	98
路是人踏出来的	103
质朴中求真理	107
五十岁大学毕业	111
可怕的学校	116
不合格与合格学校	126
教育环境的设计	135

科学工艺大厦	148
中正的儿女	158
我与迟到	165
但问耕耘	169
意外的收获	172
我要喊冤	176
我为我国教师工作作证	179
我与奕中	182

附录

1953年奎中毕业刊刊首语	201
1954年奎中毕业刊刊首语	204
1955年奎中毕业刊刊首语	206
奎中校歌	208
1967年中正中学总校高中暨中四毕业刊刊首语···	209
1968年中正中学总校高中暨中四毕业刊刊首语···	211
1969年中正中学总校高中暨中四毕业刊刊首语···	213
1970年中正中学总校高中暨中四毕业刊刊首语···	215
1971年中正中学总校高中暨中四毕业刊刊首语···	217
1972年中正中学总校高中暨中四毕业刊刊首语···	219
1973年中正中学总校高中暨中四毕业刊刊首语···	220
1974年中正中学总校高中暨中四毕业刊刊首语···	221
湖声发刊辞	222
汶莱马来奕中华中学毕业刊发刊词	225

《我不喊穷！》

1946年我回新加坡，中正中学校长莊竹林博士要我留下任教，但那时我有任务在身，必须返昆明交差及办理未了事务，就在昆明耽了两年，任师范学院讲师。1948年夏偕内子蕙特来新加坡，那时学校都开学了，而且粥少僧多，一时找不到工作，幸得莊博士在分校抽出十节课给蕙特，我在总校也是十节课，那时每节课月薪十元，算来我们两人的月薪都一百元正，月入两百元勉强可以维持生计。

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他在老枳脚有座洋房，他好意要我住在他的车房，另一位朋友请我吃咖哩饭，眯着眼睛说：「小骆，常言道救急不救穷。」我心想我并没有伸手叫「多隆」，他们的好意都心领谢绝了，便在酒廊内（光华街 Cornwall Street）租一房间，利用身上剩下仅有的一枚「拖拉」（金币），换了钱买一张柚木的床和垫地板的漆布，便可以安身立命了，这张床一直伴我现在，该是一名副其实的「古董」。

我住的一幢房子，可以说是一大杂院，跟我同住的有十二家。我住三楼，一板之隔有两家邻居，一是祖孙两口，一是一家五大汉三男二女；二楼有四家，拥有十四个在就学的男女孩子；底层住有五家，入门厅中晚上睡满了

人，我一早出门买面包常踏着人家的脚，左陪不是又叫「多隆」。这十二家，三教九流并包，真是三生有幸，能够跟他们做邻居，同住在一幢楼房中。他们都有一份良善朴质的心，对我夫妇特别客气，而孩子们相当「野」，男孩子都在屋前阴沟大小便、说粗话、打架、赌博，无所不来，但他们一挤进我的房间，都斯斯文文听我们讲故事。这房子就是我的摇篮地。

住的是大杂院，两人月入的薪金不如一人的，说穷的确是够穷，但我从不喊穷，只要有事做，薪金再少，可以半饿半饱挨过去，比上不足，比没有的有余，知足常乐，所以我过得很愉快，尤其跟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混在一起，心情更加年轻。他们誉我的房间是「世外桃源」，在这里孩子们没有粗话，没有打架吵咀，没有赌博，自然不会拉起裤子大小便。我们的物质生活固然穷窘，但在这大杂院中，我们的精神享受是富有的，我绝不说我穷。人们说「家贫无奈做先生」，我们从没有这念头。

总校在加东月眠路，有校车，我得优待免费上学，下午三时后趁巴士回家，弗特在分校，即按步当车，从酒廊内步行经杠石仔（Pulau Saigon），越过新加坡河铁桥去金炎路分校，下课步行回家。我们的早餐是啃面包开水，中午一碗汤面度过，晚上两人上公共厨房炊饭炒菜，吃一顿差不多看得了的晚餐。可是首六个月，我们每月的收入除付房租外，都花在吃和穿上，入不敷出。

那时的米一斤七角五分，比以后直到今日任何时间都贵，我说到当日赚一百元月薪时，有些人往往说：「那时

的钱大呀」！可是他们那里想到那时的米一斤是七角五分呢？我们是教员，在上课时又不能象小贩们穿背心踏木屐或拖鞋上课，要穿著得乾乾淨净整整齐齐的，头发要梳理，皮鞋要擦亮，不这么做，人们的咀「有毒」，说为人师表怎么这么懒？衣服破了不补，脏了不洗，绉了不熨平，人们也要说长道短，必须预备替换衣服鞋袜，一场暴雨还不要紧，如连绵下个不停，就要生火烘衣服鞋袜，还要动用小朋友们来帮忙。所以每月两百元的收入，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供不应求」，如要说窘，的确是窘得紧。更何况人俗礼不俗，学校又是一大型的中学，单以教职员说，总分校的人数就等于一间小型的中学了，婚丧喜庆乌红白帖子联翩而来，一份不够，还得两份，真是吃不消，于是我们往往要把吃的米买够一个月，剩下的钱分配做每天的菜和额外的开支。

我们总会自圆其说，跟营养学合作，附和豆付豆干豆芽黄豆等做成的菜类，说是有高的营养价值，当然我们不能不吃肉，尤其嗜肉的我，没有肉吃便不够气力讲书，就订下食谱，顿顿的菜是豆付豆干豆芽，隔天加一次肉，三天加一次鱼，可是钱不加多，往往光用豆芽下饭，同住的珠姨好心好意告诉我说：「先生，豆芽冷，不可多吃」，我何尝不知道，在无可奈何中，回答她说我喜欢吃豆芽。这是违心而骗人骗自己的，无非是不愿伸手向知己朋友借钱。朋友固然有通财之义，而「救急不救穷」的警语要我警醒，於是连向学校预支也免了。

想到爬格子来补贴，我曾以萧樵笔名写几篇小文「投

篮」，幸而久久才刊登出来，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也以依之飞笔名写小文投稿，也蒙登录，还是难济眉急。后来谋得一报馆兼差职位，写社论兼编中外版，有时在家里写，多半要在报社执笔和看大版，往往搞到凌晨一时才得回家，二时才得就寝，而清晨六时前就得起床，仓仓忙忙去买面包，烧开水，急急忙忙吃了早餐，六时半要在门前等待校车，到了下午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晚餐后又得上班了。这轰炸式的生活，就是铁打的身体也会损坏，但还好，苦尽甘来，一个月后获得一百五十元的额外收入，就改善营养，心中甜甜的。

俚谚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而我却「福既双至」，因为当我领到报社薪水时，中正中学总校聘我为专任教师兼训育，月薪一百八十元兼职四十五，平地增了一百二十五元，内子也为专任教员兼女生指导，拿专任教员的薪水。这么一来，我们觉得够用了，可以专心一志于学校教育工作的，便辞掉报馆的兼差。

那个时候学生的学龄不一致，有的是及龄或低龄的，有的是超龄的，相差好几岁。那些超龄生，有丰富的社会知识，能自动、自制、自勉向学，而且有自己的见解和偏好。或者是因为多年失学，日常接触的文字以华文为主，参阅各种杂志、报纸、小说以及其他读物，对华文偏好，有的从事写作，他们很有恒心和毅力，会象编壁报般编成一本，自写自编，一星期或一个月一期或一本，递交华文老师替他们删改。我们既已行有余力，自然乐意做这份耕耘的工作，日以继夜的做，老实说是「穷以应付」，但在

敬业乐业的呼召下，我们绝不喊「穷」，尤其是萧特孜孜吃吃埋头在干，竟而忘记了自己，从不意识到自己写些文章，一直到她的学生成名了，才来呼唤老师写文章。或者有人要问这是为了什么，我们的答覆是：但问耕耘。

我呢，因为我受失学的痛苦，靠工读来完成我的学业，对一般跟我同命运的同学特别关心，我自以为教育工作者应自比为「医生」，而这医生是找「病人」，不是病人找他。开的药方是了解和谅解，给的药不但是奉送还要贴钱。心理不正常是病，要求他正常；喜欢吵架、赌博、说粗话、作弊、偷窃以至成群结党扰乱秩序，是行为上的病，必须不厌其烦予以了解，而作个案追溯，从而施方予以医治。我的观念中，不论性本善或性本恶，在行为上有了差错，几乎是环境造成的，绝不会有「无可救药」的人，如予以适当的治疗，是可以正常的。还有种为一般人不易领略的，是有志向学，而「贫而无告」交不了学费，内心的痛苦比谁都难受。我因世界不景气的影响，家道中落而至破产的边缘，父亲噤着眼泪告诉我没有能力负担我的教育费，而被滚出学校大门，我安慰父亲说，不要紧，我会自己完成学业，亏我当时立下信条说：「志未酬，不酬焉终止？」于是在社会上打滚了七八年，从头参加入学考试，考上不要交学费、宿费、膳费的学校，才达到对父亲所说的诺言。这种失业和交不起学膳费的滋味，我是尝得够又透澈，所以面对那些缴不起学费的同学，都寄以无限同情，他们也需要医治，但「穷以应付」。

没有病的不必找医生，自然我这「医生」不会去找没